

姚才刚 著

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



刘宗周
Liu Zongzhou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刘宗周

姚才刚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iu Zongzhou

图书代号：SK17N02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宗周/姚才刚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5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970-6

I. ①刘… II. ①姚… III. ①刘宗周(1578—1645) — 传记 IV. ①B248.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8298号

刘宗周 LIU ZONGZHOU

姚才刚 著

责任编辑 陈柳冬雪

特邀编辑 仲济云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970-6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3879 传真：(029) 85307864 85303629

目 录

第1章 坎坷家世与苦难人生 / 001

一、坎坷家世 / 002

二、苦难人生 / 007

第2章 读书、交友与讲学 / 015

一、天生即是一书生 / 015

二、道义之交 / 027

三、讲学明道 / 038

第3章 政坛清流人物（上） / 052

一、初涉政坛 / 055

二、再度出仕 / 058

三、以躐升为耻 / 065

第4章 政坛清流人物（下） / 076

一、“刘顺天” / 077

二、忤逆崇祯帝 / 085

第5章 “慎独”与“诚意” / 093

一、以“慎独”标宗 / 093

二、“诚意”新说 / 099

第6章 “改过”说 / 104

一、“改过”说的精义 / 104

二、“改过”说的现代启示意义 / 111

第7章 辩难王学 / 116

一、王阳明心学的理论缺失 / 116

二、刘宗周对王学的辩难、修正 / 123

第8章 临难仗节，彪炳史册 / 133

一、最后的抗争 / 134

二、以身殉国 / 140

附录

年谱 / 149

主要著作 / 151

参考书目 / 152

第 1 章

坎坷家世与苦难人生

刘宗周是明末大儒。他生于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卒于南明弘光元年闰六月初八日（1645年7月30日），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刘宗周本名宪章，字宗周，十八岁应童子试时，因考官误以字为名，于是易名为宗周，以起东（一作启东）为字。刘宗周的名号甚多，如念台子、念台先生、山阴先生、山阴废士、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先生、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克念子等等。

刘宗周是一位刚正敢言之人，他在朝廷任职期间，常常不顾个人的安危，犯颜直谏，指斥时弊，弹劾奸党，为魏忠贤、温体仁、马士英之流所不容，也为明末的几位皇帝所不容，因而三次被革职为民。刘宗周平日居家则以清苦、严毅而著称，笃行自律，以“宿儒重望”而为晚明清流领袖。在南明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临难仗节，以身殉国。刘宗周称得上是一位粹然真儒，他以高尚、卓绝的人格而彪炳于史册。

在学术上，刘宗周汲取了周敦颐的“主静”说、二程的“义理之学”、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罗钦顺的气学等思

想精华，加以融会贯通，同时又自立新说，极力倡导慎独、诚意之说，卓然成一家之言。刘宗周尤其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曾经遍读王阳明的文集，一度尊信王阳明心学，但刘宗周并不拘泥于王阳明已有之说，他由王门后学流弊反观王阳明理论的缺陷，并以殷切之心修正、辩难王学，对王学做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

刘宗周之子刘洵及现代学者姚名达所撰的《年谱》对宗周形象及精神气质有如下描述：“先生生而清异，人以寒玉称之，比壮年，丰骨拔群，龙睛剑眉，长体修髯，望而知为非常人；赋性方严，淡嗜好，寡言笑；禀质清癯，少壮强半卧病；迨晚年，涵养纯熟，体逾康愉，终日著书不倦；神气充足，面浮精彩。”

寥寥数语，已足以揭示刘宗周那种超拔而又平易、严峻而又怡然的儒者形象。古人做修持工夫，由外而内，同时也由内而外，德性充盈于内，气象展露于外，内外融为一体。然而，就是这位名震朝野、蜚声学界的大儒，其一生虽然有过辉煌，但也历经磨难，其家族以及个人的命运都十分坎坷、曲折。

一、坎坷家世

据姚名达先生所作的考证，刘宗周的先世为汉代长沙定王刘发之后，传至宋代刘礼时始迁居庐陵，刘礼四传而为扬州别驾刘廷玉，刘廷玉之子刘文质于元成宗大德年间任浙江山阴县幕僚，文质这一支脉也随之搬迁，定居于山阴县水澄里。进入明代之后，四世孙刘谨在童稚之时即赴滇南，又三传而为赠兵部右侍郎刘铎，铎生济，济生槩，槩生焯，焯生坡，坡生宗

周。刘宗周是刘文质的第十一世孙。

刘宗周的曾祖父刘槩（字元平，号茅山）性情刚直，常常当面直陈他人的过失，与其交往者大都对其畏惧三分。刘槩不谙世务，不擅生计。至刘槩晚年时，家道逐渐衰落。刘槩之子、宗周祖父刘焯（字仲厚，号兼峰）为人坦荡，乐观豁达。兼峰公虽然有好学、求道之心，但未能取得功名，以耕地、打柴、捕鱼为生，他一生都是在贫穷、困顿之中度过的。兼峰公中年丧偶，受到了较大的打击。兼峰公夫妇育有三子，长子为刘宗周生父刘坡，次子、三子分别为刘瑛、刘瓚，三子均先于兼峰公而亡。兼峰公经历了如此之多的丧亲之痛，其心境之惨淡、悲凉可想而知，他本人至八十一岁老疾而终。如果没有一颗坦然、淡定之心，很难想象他能够度过如此漫长而艰难的岁月。这位老人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但晚年尚能分享其孙子刘宗周高中进士的喜悦，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刘宗周的父亲刘坡（字汝峻，号秦台）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三十岁。古代医疗条件远非今日可比，刘坡仅因患痢疾而丧命。兼峰公曾对长子刘坡寄予厚望，希望刘坡日后学业有成，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他为儿子聘请了名师，十年间耗尽百亩田产。刘坡学习颇为用心，“居恒闭户读书”，十八岁时递补为会稽县生员。同时，他极其自律，“矜严好礼”，视、听、言、动都能做到不违于礼，深受老师、宗族长辈及邻里乡亲的称赞。但明代科举考试录取比例太低，“僧多粥少”，皓首穷经者多，最终能够获取功名者却很少。刘坡也未能实现其愿望，年纪轻轻即遽辞人世。刘坡去世时，刘宗周尚未出生。他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生父，可是从其后来表现出来的清正、严毅的性格特征来看，宗周颇有乃父风范。

对刘宗周的性格产生直接、深远影响的则是其母亲章为淑。章氏是会稽道墟人，天生质朴，性情贤淑，寡于言笑。她十八岁嫁给刘坡，数年后生有一女，后来又怀宗周，妊娠仅五月余，其夫君便患病而亡，撒手人寰。这对于二十七岁的章氏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她顿有天崩地塌之感，当时女儿刚满周岁，自己又有孕在身，此后一家生计如何维持？一个弱女子如何撑起这个家？

章氏想到了死，欲以死殉夫。幸有父亲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极力劝阻，他对章氏说：“你若现在就去死，刘坡便断后了。假如老天有眼，几个月之后你为他生个儿子，刘坡若地下有知，也会倍感欣慰的，到那时再死也不算晚。”古代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章氏是谨守礼法、恪守妇道之人，南洲公此番开导，使她内心稍有安顿，打消了立即殉夫的念头。她撰文祭悼亡夫，且以“未亡人”（暂时未死之人）自称。古今中外有几人敢如此称呼自己？此断非精神陷入绝境者所可想象之事。章氏内心之悲苦由此可见一斑。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身心备受打击的章氏顺利产下一子，他就是本书传主刘宗周。小宗周的降生多少弥补了一点章氏的亡夫之痛，但接下来的日子将变得愈加艰难：自养已经十分吃力，哪有余力再去抚养幼儿？夫家的经济每况愈下，贫穷以至于找不到立锥之地，无法为孤儿寡母提供一个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的安身之所。万般无奈之下，章氏在宗周满月之后，经夫家及娘家的长辈许可，由南洲公出面求情，将其抱到娘家抚养。

娘家的生活也相当拮据，入不敷出。尽管如此，宗周的外祖父、两位舅父还是尽量接济章氏母子。章氏同时还有赡养兼峰公的义务，所以不得不频繁往返于绍兴水澄里和道墟二地，

生活异常艰辛。一次因遭逢灾年，兼峰公为了渡过难关，被迫将水澄里的房产变卖他人，以至于无处安身，一度借住于亲戚家，后携二子转徙麻溪山庄。章氏也不得不随着夫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甚至觉得撑不下去，日夜恸哭，只求一死。南洲公见此情形，又出面恳请兼峰公，让章氏常住于道墟。她虽然住在自己的娘家，但仍然有寄人篱下之感，心情悲凉，因而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减轻娘家人的负担。章氏每天躬操纺织必至深夜。小宗周白天跟随外祖父上课，晚上则伴读于机杼之间。章氏有时无法排遣内心的苦闷，便向小宗周诉说，说到家庭的辛酸处，不觉潸然泪下。小宗周似懂非懂，但他从母亲的话语与泪花中已经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

宗周母子生活极其俭朴，每日咽粗粮，甘淡味，尽管如此，家中仍有揭不开锅的时候。章氏一生未曾穿过丝帛绸缎之衣，仅有的几件帛衣则被收藏起来，以备日后嫁女之用。其日常所穿衣服大都经过多次缝补，冬天御寒之物乃是一些破棉袄、旧棉絮，几乎不成形，“缕缕成百结”。不过，章氏对宗周的学习从未放松过，她千方百计为宗周创造好的学习环境，所需学费则如数交上。家庭生活费及宗周学费支出之后若有节余，章氏就将余钱交给宗周舅父存储生息，而舅父资助的钱财则用以购买田地，以便日后能够为宗周留下一些赖以生存的财产。可怜天下父母心，章氏不足三十岁即守寡，在生计如此艰难的情况之下，她还能够为宗周想得如此周到！只是令人万分惋惜的是，恰好就在宗周考中进士的前夕，母亲却不幸病逝。她一生节衣缩食，为培养宗周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却无法亲自闻听宗周登第的捷报，骤然仙逝，从此与宗周阴阳两隔，这无论对于苦命母亲还是宗周来说，都是一件过于残酷的事情。

刘宗周的二叔刘瑛（字汝玉，别号中望）较有心计，也有重振家道的决心，可惜其运气不佳，在经营某项产业时因用人不当，遭受挫折，备受打击，四十五岁即抑郁而终。刘宗周的三叔刘瓚（字汝相，一字汝猷，别号秦屏）屡试不中，不得已以塾师为业，后因病去世，年仅三十三岁。刘宗周八岁时，尝跟随三叔秦屏公读《论语》。

再看刘宗周母族的情况。宗周的外祖父章颖与其族兄章礼、章焕并称为“章氏三杰”。他少时读书异常刻苦，对易学尤其有兴趣，曾拜访名师学《易》，后来撰有《易解》等著。南洲公设教于家乡以及家乡之外的许多地方，广招门徒，弟子逾千人。他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擅长教学，因材施教，其弟子科考成功者不乏其人，“弟子登科第者数十人”，比较有名者如徐阶、郭蒙吉、周应中、陶望龄等人。南洲公为人也极为豪爽，喜好饮酒，且酒量可观。在刘宗周的诸位长辈中，其外祖父南洲公所受磨难稍少一些，他的幸福感相对较高。刘宗周小的时候曾就读于南洲公所开设的塾馆。小宗周从未逃学旷课，上课也不东张西望，学习认真，南洲公对宗周十分疼爱。

南洲公膝下除女儿章为淑之外，还有两位公子：章为云、章为汉。有关章为云的史料较少，我们略去不表。而仲舅章为汉则被宗周多次提及。章为汉，字子清，别号萃台。据宗周回忆，萃台公是一位道德高洁之士，注重修身，一言一行都较为谨慎。他读书用功，以至于把身体搞得极度虚弱，甚至一度被迫放弃举业。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万历十七年（1589），萃台公喜中乙榜，成为举人，随后步入官场，曾任县教谕、知县等职。萃台公的家庭颇为不幸，他先后迎娶王氏、胡氏，都相继病亡。萃台公后来又娶宋孺人，生有四子二女。这么多的子

女，生活无疑相当不易，但萃台公一家仍然尽其所能地补贴宗周母子。

二、苦难人生

刘宗周的数位至亲长辈频遭不幸，其本人的一生同样充满了辛酸、苦涩。宗周是一个遗腹子，其童年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尽管其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叔婶、舅父母等尽可能地给他以关爱和呵护，但这种亲情关系对宗周而言毕竟隔了一层，父亲的过早去世给宗周童年乃至一生都蒙上了阴影。他自号“念台”，就是以此名号表达对于生父的无限思念（其父号“秦台”）。宗周的母亲虽然极其辛劳，谋划家庭生计，操持家务，但在古代社会环境下，单亲母亲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她们不可能为子女提供足够的衣食保障，更无法为子女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因为无父，小宗周自然会受到别的孩子欺负，这给其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同时，母亲的无奈、焦虑也会传递给孩子，恰如何俊、尹晓宁在《刘宗周与蕺山学派》一书中所分析的：章氏性格内敛，谨微守矩，其内心深处隐藏着太多的苦闷，她有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禁不住哭泣，或者试图自杀，以求一死，这些方面均会给小宗周带来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宗周幼时即受到母亲的严格教导。自从丈夫去世之后，宗周便成为章氏存活于世间的唯一寄托，她对宗周抱有太多的希望，希望他日后学业有成，以便报答亡父的在天之灵。章氏对宗周经常使用的劝勉之语是：“为汝父争气，望远大，吾愿足矣。”章氏对宗周的学习及平日的言行举止都作了硬性的规定，

宗周稍有松懈，母亲便会马上予以警醒，矫正其过失。章氏颇有孟母遗风。孟子的父亲过早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孟母对孟子期望甚高，为培养孟子花费了不少心血，发生在孟母身上的诸如“孟母三迁”“断梭教子”等故事堪称古代有关子女教育的经典案例。

其实不止孟母，历史上大凡父亲早逝而自身又卓有成就者，均离不开母亲极为严厉甚至苛刻的教育。比如，明代的大清官海瑞，其母亲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她和小海瑞相依为命，在偏远的海南岛过着清贫、苦闷的生活。海母将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海瑞身上，海瑞尚小之时便在母亲的授意下读《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海瑞的一举一动都在母亲的监督之下，他不可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玩耍嬉戏，否则，海母必然会板起面孔，厉声呵斥，史书中的原话是：“严词正色海之。”也许在一般人看来，小孩子偶尔调皮玩耍实属正常，犯不着如此义正词严，但海母却以成人的标准对待小海瑞。海瑞为官之后既严于律己，又严于律人，此点无疑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当然，海瑞那种一生都未曾改变的孤僻、偏执的心理和性格也与其母亲极端严苛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单亲家庭的经历使得小宗周变得异常谨慎，从而过早地表现出成人化的性格，甚至显得有一点老气横秋。他没有真正感受到童年的乐趣。快乐、幸福对刘宗周而言几乎是一种奢侈品，他更需要的是坚忍、毅力与刻苦自励，是想方设法渡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如果说宗周有何快乐，那也是一种德性的快乐，是在贫贱中却不气馁的颜回式的快乐，是迈向圣贤之域的境界之乐。

与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做

官、著书立说、讲学论道，这是刘宗周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成年之后的宗周显得愈加刚直，甚至在某些时候表现得有点不近人情，这与其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尤其是刘母的严厉教诲有着莫大的关系。宗周对自己的过失几乎是零容忍，在朝廷任职时对权臣乃至皇帝的道德污行也绝不宽恕。他所倡导并亲自实践的修养工夫是异常艰苦的，甚至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刘母曾以“未亡人”自称，而宗周本人晚年则以绝食的方式殉国，母子两人在这方面太相似了。

刘宗周一生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品行高洁，堪称“道德完人”；勤于著书立说，论著颇丰；热衷于授徒、讲学，追随弟子众多，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蕺山学派；在政治上也颇有作为，对晚明政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等等。一个人如果在某个领域有所作为，往往需要付出无比艰辛的努力，如果同时在多个领域均有卓越表现，那更是需要具备超乎常人的意志和毅力。作为一位大儒和名臣，刘宗周一生刻苦自励，兢兢业业，从未懈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宗周是在遭遇诸多个人及家庭不幸的情况下取得了以上成就。前面已提及，宗周父亲在其未出生之前即已病故，三叔、二叔也相继过早去世，祖父兼峰公老无所依，孤苦凄凉。万历二十六年（1598），宗周仲舅萃台公因病去世，三年后母亲又离开人世，外祖父南洲公因而也陷入困境之中，无人照料，作为孙辈的宗周必须同时承担起父族、母族双方家庭养老的重任。万历三十三年，宗周辞职回乡，专门侍奉祖父兼峰公和外祖父南洲公。二公在这一年内先后病逝，宗周伤心至极，好在他已辞掉公职，在二公去世之前，他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并为二公送终，尽了作为孙辈应尽的孝道。宗周数年之内痛丧数位至亲长辈，身心备受打击，万

历三十六年，其本人也在生活重压与失去亲人的双重夹击下病倒了，且病得不轻。宗周先是服用药饵，效果不佳，后来“专事静养”，方才逐步好转。长辈纷纷谢世，宗周感伤不已，他时时不忘缅怀长辈、先祖。万历四十六年，宗周将曾祖父茅山公以下三世移葬于会稽双井里菱山，三世共葬，葬毕，心里稍觉宽慰一些。

刘宗周敬重长辈、先祖，也爱妻儿。他十九岁迎娶母族侄女章氏为妻。章氏与宗周同岁，家境也十分贫寒。她吃苦耐劳，在乡里一直有贤淑之名。嫁到刘家后，章氏尽心尽力地侍奉婆婆，并且主动承揽了大部分家务，不管脏活累活，一概不推辞。刘宗周当时处于谋求功名的关键时期，昼夜苦读，但他稍有空闲，便协助夫人干活。《年谱》曰：“先生舁（yú，即‘抬’的意思）水，夫人浣衣；或夫人涤溺器，先生秉烛以导。见者谓有梁、孟之风。”这里所谓的“梁、孟”是指东汉的梁鸿、孟光夫妇。据说每当丈夫梁鸿回家时，妻子孟光就托着放有饭菜的盘子，恭恭敬敬地送到丈夫面前。为了表达对丈夫的尊敬，孟光不敢仰视丈夫的脸，总是把盘子托得跟眉毛齐平，梁鸿也总是彬彬有礼地用双手接过盘子，这也是成语“举案齐眉”的来源。说宗周夫妇“有梁、孟之风”，是表示他们非常恩爱，相敬如宾。宗周是一位孝子，也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丈夫。万历三十六年宗周病倒时，夫人也不幸患病，真是祸不单行！《年谱》说宗周夫妇“两榻相对者三年”。被病魔缠身的两人互相照应，彼此呵护，演绎了一段苦涩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

刘宗周夫妇育有子一人，即刘洵（字伯绳），女三人，即长女刘祖爱、次女刘祖祥、三女刘于祉，另有一女招儿夭折。

招儿、祖爱都先于宗周而亡，宗周悲痛万分，分别写有《哭招儿》《亡儿哀娥葬记》哀悼亡女。比如，《哭招儿》一诗写道：“平生万点泪思亲，一点犹残上汝身。贫父终年无肉箸，小姑六岁已成人。索书问字之无样，待月牵行子妹驯。今日杜鹃空有恨，招来招去哭招频。”此诗写出了宗周作为父亲的悲痛、无奈以及对亡女的思念。

刘宗周给世人的印象固然是严毅，但有时也表现出“护犊”的情结。明熹宗执政后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肆搜捕东林党成员及朝野内外的其他正直人士。天启六年（1626），传闻阉党派出的缙（tī）骑欲逮捕刘宗周以及同样反对阉党胡作非为的文震孟、姚希孟等人，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灾祸，宗周将年仅十五岁的儿子刘洵托付给自己的弟子陈尧年，让其携刘洵前往杭州一避风头，而他自己仍然安心读书于韩山草堂。宗周可以不计较个人的生死，但他十分担心子女的安危，于是采取了以上较为稳妥的做法。后来，缙骑不再南下，宗周才免于祸患。宗周是慈父，更是严父，他对子女的教育极其严格，尤其重视子女的德性培养。其晚年所著《人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教育宗族子弟的家训，儿子刘洵以及孙辈刘茂林、刘士林、刘长林、刘道林等人均依照《人谱》的教导而立身处世。

刘宗周及其家人一辈子都未能摆脱贫穷的命运。万历三十三年，其家庭生计一度陷入窘境，他不得不向住所附近的大善寺借贷粮食度日。到了还贷之日，刘宗周一定会如期奉还，可是还贷之后，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于是只好再去借贷，如此做法竟然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年谱》中的原话是：“方偿毕而复贷，如是者二十载。”刘宗周居家期间，主要是通过办私塾、

授徒讲学获得一些生活薄资，其夫人也亲自从事日常劳作，以补贴家用。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非常艰难，但刘宗周并不以为意。

刘宗周在朝廷任职期间也是一个穷官。天启初年，他虽然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可是他的待遇并不好，据说他“无钱僦屋，寓本部朝房，上雨下风”。堂堂一个京官，竟然没有一个体面的居所，只能“蜗居”在单位办公室里，而办公室也是“上雨下风”的。这说的是住。在行的方面，刘宗周同样十分寒酸，他不像有的京官那样，出门必坐轿子，前呼后拥的，他就“独乘一羸马”。生活虽然艰苦，工作还得继续。刘宗周绝无半点怨言，而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本职工作之中去，且常怀忧国忧民之心。刘宗周在崇祯及南明弘光政权时期曾荣升为三品、二品的高官，他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吗？没有，他仍然很穷。

比如，刘宗周在崇祯年间担任过顺天府尹（正三品），后辞官。当他离开顺天府时，守门者见刘宗周的地位如此之高，行李却又少得可怜，不禁肃然起敬，随口说出一句话：“真清官也，吾辈死且服矣！”刘宗周几次做官，出入都门，无不行李一肩，人称“刘一担”。

再如，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后，欲起用刘宗周，任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在赴南京任职的路途中，因直言上疏而得罪了朝廷中的一些权臣，高杰、刘泽清之流竟然以小人之卑劣手法，派遣刺客暗杀刘宗周，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刘宗周一行三人一天晚上借宿于萧寺之中，刺客潜入寺庙，见到刘宗周虽然是南明朝廷诏令、即将赴任的二品大员，却是衣衫褴褛，十分寒酸，顿时呆住了，他根本下不了